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十一回 仗仙劍柳社收厲鬼 試雷珠佛殿誅妖狐

詞曰： 劍吐霜華射鬥牛，碧空雲淨月當頭。幾多磷火動人愁，雷珠飛去，二鬼齊收。何處紅妝任夜遊，片言方罷，復動戈矛。相隨佛院未干休，妖狐從此斃，自招尤。

——右調《散天花》

話說於冰自火龍真人秘傳道術之後，也無暇看西湖景致，就在西湖後山尋了個絕靜地方，調神煉氣，演習口訣，已一年有餘。因想起火龍真人吩咐的話，此時已是七月半頭，還不到安仁縣更待何時？一路坐船到湖廣，捨舟就陸，入了安仁縣交界。逢人訪問，才知這柳家社在安仁之東，離城還有八九十里；直至過午時分，方才到了。 不想是個小去處，內止有五六十家，於冰揀一老年人問道：「此處可有客店沒有？」老人道：「我們這裡沒有客店，若要暫時住宿，你從這條巷一直往西，盡頭處有個豆腐鋪，他那邊還留人住。」於冰依言到了鋪內，見是一明一暗兩間草房，內中有幾條大木凳，餘係缸壇、小磨、碗碟之類，內有個老漢看著後生磨豆腐。於冰舉手坐下，身邊取出十文錢來，放在桌上。那後生知是要吃酒飯的，隨即取來一壺燒酒，又拿一碟鹽水調豆腐來。於冰問道：「貴鋪可留人住宿否？」那老漢代應道：「敝縣老爺法令森嚴，我們留的都是本地熟識人，生客不敢留住。」於冰道：「我是北方人，因有一朋友約在此地相會，欲在貴鋪住一夜相守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」老漢道：「若是住一兩夜，也還使得。」於冰又回了他兩大碗米飯，找給了錢。到黃昏時候，見家家都關門閉戶，街上通沒人行走；又見那後生也急忙收拾板壁。於冰道：「天色尚早，怎麼就要睡麼？」老漢道：「你是遠方人，不知敝地利害。」於冰道：「有什麼利害？」老漢道：「說起來象個荒唐亂道話，少刻便見真實。我們這地方叫柳家社，先有個姓張名崇的人，就住在我這房子北頭。這小子力氣最大，漢仗又高，相貌極其兇惡，專一好鬥毆生事，混鬧得一社不安，衙門中公差也不敢惹；若總告他到官，刑罰也治他不下。今年正月裡，上天有眼，教這惡人死了，我們一社人無不慶幸。不意他死後更了不得！到黃昏後，屢屢現形，在這社里社外作祟。造化低的遇著他，輕則毒打，重則發寒、發熱，十數天還不了；手重些的，瘋叫狂跑，不過三兩天就送了性命。先是他一個，從今年四月裡，又勾引著無數的遊魂來，每到天陰雨濕之際，便見許多的黑影子，似乎人形，入我們社裡來，拋磚擲瓦，驚嚇得六畜不安，或哭或號，或叫人門戶。有膽大的開門看視，卻又寂靜無形；亦有目有所睹，或被他們打傷，或於口耳鼻三處俱填入沙土不等。每一夜來，混鬧到四更鼓方歇。」於冰聽了，心下大喜道：「我到此正要訪問妖鬼備細暗火，他一一說出。」忙問道：「為何不請法師降他：「那後生從旁邊接說道：「大前日晚間又來鬧了一次。先時請了個陰陽先生降服他們，幾乎被他們打死。本社姜秀才為頭，寫了一張公呈子，告在本縣老爺案下。他素常極會審事，不意到這鬼上，他就沒法子了。」於冰道：「似他這樣忽去忽來，不知也有個停留地方沒有？」老漢接說道：「怎麼沒有？出了我們這社北一里多地，有個大沙灘，灘中有二百多株大柳樹，那就是他停留之地。到晚間，二三十人也不敢去。就是我們這柳家社，也是因這柳樹多，方命名的。今年六月間，大家相商將柳樹盡情砍倒，使他無存身之地，止砍了五六株，倒被他一連人鬧了七八夜，如今連一枝柳條也沒人敢折了。」

於冰聽罷，便再不問。睡到三鼓時候，暗暗的開了房門，抬頭見一輪好月，將木劍取在手中，迎風一晃，倏變有三尺餘長，寒光冷氣，直射斗牛。一步步往北行去，果見有無數的柳樹，一株株含煙籠月，帶露迎風，千條萬縷披拂在蕪草荒榛之上。又見有數十堆磷火，乍遠乍近，條高條低，紛紛攘攘，往來不已；視之紅光綠暗，火燄閃爍奪睛。於冰大步走至了柳林，用劍尖在地下畫了一大圈，站在圈中間。只見那些磷火似雲行電逝的將於冰一圍，卻不敢入這圈內。又見有大火磷兩堆，約有五尺餘高，為眾磷火領袖。頃刻間，起一陣陰風，化出來兩個人，那眾磷火隨著他亂滾，少間用沙石土塊亂打起來。於冰取雷火珠在手，惟恐二鬼招架不起此寶，向眾磷火擲去。只見紅光如電，大震了一聲。但見： 非同地震，不是山崩。黑霧迷空，大海蛟龍速避；金光遍地，深山虎豹潛逃；島洞妖魔心驚膽碎，幽冥鬼怪魄散魂離。自古雷火天降下。於今煙霧掌中飛。 雷火珠過處，數十堆磷火全無。於冰將手一招，此寶即回；再看二鬼，已驚倒在地下。於冰大喝道：「這些小遊魂，何敢擾亂鄉村，傷殘民命！」二鬼扒起，連連叩頭道：「小鬼等原不敢胡行光天化日之下，只因出母胎時，年月日時都犯著一個癸字，實賦天地之惡氣而生，今魂魄無依，潛聚在柳樹町遊戲，仰懇法師，諒情垂憐！」於冰道：「本該擊散魂魄，你等化為烏有；但念你再四苦求，姑與自新之路，此後要聽吾收管，不拘千里百里事件，差你兩個打聽，俱要據實回覆。功程完滿，我自送你們托生富貴人家。」二鬼又連連叩頭道：「小鬼等素常皆會御風而行，一夜可往來千里；既承法師開恩錄用，誰敢不盡心竭力，圖一個再轉人身！」於冰聽罷，著二鬼報名，二鬼自陳：一叫張崇，一叫吳淵。於冰道：「張崇可改名超塵，吳淵可改名逐電。」隨向腰間解下火龍真人與的葫蘆兒來，用手舉起，默誦真言，喝聲：「入！」但見二鬼化為二股黑氣，飛入葫蘆內來。於冰將口幾塞緊，繫在腰間，又將木劍用法收為一尺長短，帶於身畔，仍悄悄回到原處睡覺。至次早，算還了賬目，又吃了早飯，奔安仁縣來。

一路慢慢行走，到日西時分，入了縣城。走了幾家店房，都為孤身沒行李，不肯收留。於冰想道：「店中人多，倒是寺院裡最好。」尋了一會，見城北寥寥幾家人家，有一座極大寺院，舊金字牌上寫著「舍利寺」三字。於冰到山門前，遇著個小沙彌出來。於冰道：「我要尋你師傅說話。」沙彌便領了於冰到西邊小院內，有一間禪房，房內牀上坐著五十歲的一個和尚，但見： 毗盧帽半新半舊，紗偏衫不長不短。面如鰻首，大虧肥肉之功；肚似西瓜，深得魯酒之力。頂圓項短，宛然彌勒佛子孫；性忍心貪，實是柳盜跖兄弟。

於冰舉手道：「老禪師請了！」那和尚將於冰上下一看，見衣服襤褸，便掉轉頭罵小和尚道：「黃昏時候，也不管是人是賊，竟冒昧領將人來，成個什麼規矩！」於冰道：「窮則有之，賊字還加不上。」隨向腰間取出一塊銀子，放在和尚桌上，說道：「小生有一朋友，彼此相訂在安仁縣會面，大約三兩天就來。今欲在寶刹住幾天，白銀一塊，權為飲食之費，祈老師笑納。」和尚將銀子一瞬，約略著有一兩五六錢，臉上才略有點笑容，慢慢的下了禪牀，向於冰打一問訊道：「先生休要動疑，數日前也是這孽畜，領來一人，在貧僧禪房內宿了一夜，天明起來將一牀棉被拿去。」於冰道：「人原有品行高下，這也怪不得老師防範。」說畢，讓於冰坐下。問道：「先生貴籍貴姓？」於冰道：「小生北直隸秀才，姓冷名於冰。敢問老師法號？」答道：「貧僧法名性慧，別號圓覺。」不多時，小沙彌探來兩盅白水茶放下。性慧看著銀子，努了努嘴，沙彌會意，就收得去了。性慧隨即出去，與火工道人說了幾句，復入來相陪。到起更時，道人拿一盤茄子，一盤素油拌豆腐，一盤白菜，一盤炒麵筋，又是一小盆大米飯，擺在地桌上。性慧陪於冰吃畢，說道：「後院東禪房最僻靜。」吩咐道人快去點燈。又道：「敝寺被褥短少，望先生見諒。」於冰道：「小生是從不用被褥，有安歇處即好。」性慧領於冰到第二層東禪房內，見有兩張破牀，上面鋪著蘆席，一片牆上掛著一碗燈，四下裡灰塵堆滿。性慧道了安置，回去了。到次日，早午飯仍在前面飲食，更是不堪。於冰見那和尚甚勢利，不願和他久坐，吃完飯即歸後院運用內功。住了三天，吃了他六頓大米飯，率皆粗惡不堪之物。他問貴友來不來話，叨絮說了二十餘次。

一日午間，從和尚房中吃飯出來，走至二層院內，道：「我來此已四日，只因練靜中功夫，從未到這廟後走走，不知還有幾層院落。」於是由東角門入去，見院子大小與前相似，三面都是極高樓房；樓上樓下，俱供著佛像，卻破壞得不堪。周圍遊走了一回，又從第三層院西角門入去，到第四層院內，見三面樓房和前院似一樣修造，只見規模越發大了。於冰在樓下、樓上遍看，看畢，說道：「可惜這樣一座大寺院，教性慧這樣不堪材料做住持，不能從新修建，致令佛像損壞，殿宇傾頽。」再要入五層院去，見東西角門上著鎖，從門隙中一觀，後面通是空地，最後便是城牆。於冰道：「真人在西湖吩咐，安仁縣有兩件事用你了決，或者就為這一處寺院，著我設法修建，亦未可知；我到明日與和尚相商，成此善舉。」看畢，回到東禪房，閉目打坐。到二鼓時候，猛然心上一驚，睜眼看時，見前面站著個婦人，甚是美豔。但見：

寶藍衫子外蓋著鬥錦背心，宛是巫山神女；猩紅履兒上罩定凌波小襪，儼如洛水仙妃。不御鉛華，天然明姿秀色；未熏蘭麝，生就玉骨靈香。淡淡春山含顰處，無意也休疑有意；盈盈秋水流盼時，有情也終屬無情。霧鬢風鬟，較藍橋雲英倍多婀娜；湘裙鳳髻，比瑤池素女更覺端嚴。私奔未嘗無緣，陡來須防有害。

於冰見那婦人烏雲疊鬢，粉黛盈腮，丰姿秀美，態度宜人，心上深為驚異，大聲問道：「你是何處女流，為甚夤夜到此？」只見那婦人輕移蓮步，款款湘裙，向於冰輕輕萬福道：「奴乃寺後吳太公次女也。今午後見郎君在後院閒步，知為憐香惜玉之人，趁我父母探親未回，聊效紅拂私奔，與君共樂于飛，願郎君勿以殘花敗柳相視。」言罷，秋波斜視，微笑含羞，大有不勝風情之態。於冰道：「某蓬行天下，以禮持身，豈肯做此桑間月下之事。你可速回，毋污吾地！」那婦人道：「郎君真情外人也，此等話忍出於口？」於冰道：「汝毋多言，徒饒唇舌！」那婦人又道：「自今午門隙中窺見郎君之後，奴坐臥不安；今偷暇視便與郎君面訂絲蘿，完奴百年大事，豈期如此拒人，奴更有何顏復回故室，惟有刎頸於郎君之前；郎君總忍妾死，寧不念人命干連那？」於冰初見婦人陡然而至，原就心上疑惑；今聽他語言狷利，亦且獻媚百端，覺人世無此尤物，已猜透幾分。遂大喝道：「汝係何方妖物，乃敢巧言亂吾，速去了罷！再若少遲，吾即拿你！」那婦人見於冰說『妖怪』二字，知他識破行蹤，也大聲道：「你會拿人，難道人不會拿你麼？」於冰見婦人語言剛硬，與前大不相同，愈知為妖怪無疑。將木劍從腿中袖出，迎面一晃，頓長三尺有餘，寒光一閃，冷氣逼人。那婦人知此劍利害，急忙退出門外。於冰下牀提劍，追趕至第三層院內，於冰正欲發雷火珠打他，那婦人回頭道：「你不相從也就罷了，我與你又無仇怨，你何苦窮追不已？」於冰道：「我立志斬盡天下妖邪，安肯當面放過？留你性命倒也罷了，只怕你又去害人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不消說了！」向地下一滾，但見：

目運金光，口噴火燄；剛牙利爪似老猿而尾尖，嘴凹腮縮象蒼狗而腿短，身軀肥大，吃人畜定八九十個；毛皮黃白，煉氣血必一二千載；行妖作怪久膺天地之誅，變女裝男難免雷火之厄。

原來現了原身，是個狗大的狐狸，張牙舞爪，掣電般向於冰撲來。於冰急將雷火珠打去，大震了一聲，將狐狸打了個筋斷骨折，死在地下；皮肉燒黑，與雷打死者無異。於冰怕僧人看破，連忙回至寓處，把門兒緊閉。少刻，聽得性慧等喧吵而來，在門外問道：「冷相公你可聽見大響動麼？」於冰道：「適才睡熟，沒有聽見什麼響動。」性慧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樣一聲大震，怎麼還沒有聽見？我們再到後院瞧瞧。」說罷，一齊去了。須臾，眾人跑出亂嚷道：「原聽得響聲利害，不想就在後院霹妖怪哩！」有說霹的是狗，有說是狼，有說是毛鬼神，倒沒有說到狐狸身上。蓋此物經煙火一燒，皮肉焦黑，又兼極其肥大，所以人猜不著。性慧又到於冰門前說：「冷相公，你不去看看，真是大奇事。天上一點雲沒有，後院殿外就會霹死妖魔。」於冰道：「我明早看罷。」又聽得火工道人道：「這冷相公真是貪睡第一的人。」和眾僧議論著，向前院去了。於冰打坐到四鼓，聽得窗外有一婦人叫著於冰名字，說道：「我母親修道將及千年，今一旦死於你手，誠為痛心！我今日總無本領報仇，久後走必請幾個同道，拿住你碎屍萬段，方泄我終天之恨！」於冰聽得明明白白，急仗劍下牀開門看視，一無所有，又於房上房下，前後廟院，細細巡查，各樓上俱看遍，方才回來。至次日早，城中男女來了若干，都去後院觀看；早飯後人更多數倍，又聽得文武官也要來。於冰道：「似這樣來來去去，被這些男婦攪攪得耳中無片刻清閒。此廟去西門不遠，我何不出城遊走一番，到晚間再回。」於是出了寺門，向西門外緩步行去。

正是：

伏鬼降妖日，雷珠初試時；除邪清世界，也是立仙基。